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幠說文巾部幠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幎於六合高誘注曰幎覆也幠幎同義作撫者叚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離騷經閨中既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摇抮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抮扶摇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多以抮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抮抱引戾也故移抮字於下使抮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抮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抮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

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葢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葢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韵

動容爲搈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韵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容即搈之叚字亦或作溶嵇子楊雄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須者須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須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秋篤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儒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宇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為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蜩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矣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取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下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籀文作𧈭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麠或作麖鱷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辭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亾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怵惕讀爲訹說文言部訹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

上言訹然義正相應作怵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何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

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

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

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墒是殖有臞

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卽從脂膏殖敗之義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
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矣下九
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 俶真
樾謹按範即犯之叚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

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訓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筴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興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筴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石爲

樾謹按高注曰⿰石爲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蹶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是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𥳑即持𥳑猶靈臺即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蓯遝槃彭濞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惄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即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

芒然彷徉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鎛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鎛字之義未得鎛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鎛鱗謂鮮當爲鱗然鎛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儀尊非所施也今按鎛從尃聲尃猶敷也謂以金敷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鏄史記禮書注金薄
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即鏄之叚字也鮮
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
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
鏄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盡爲華藻之形疏刻而
金飾之是爲華藻鏄獻

不知耳目之宣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
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

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湶楊君石門頌平阿湶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湶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旣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潦卽說文㵎部𩔆字之異文許君云㵎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㵎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竝無覩字是覩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逃也蹶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何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天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

樾謹按高注曰扃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扃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是扃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扃橫木校

輪閒一日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扃故以橫
扃竝言

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
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
而神不能憺高注曰憺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
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
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
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攖人心

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言攖人心不言攖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竝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 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末

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尚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㥁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即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上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𠀡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

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乃火字之誤朕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經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一如四一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三如六一二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攸字之誤尙書

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攴部作乃惟孺子攽是布攽即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行字而刪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樾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 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樾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樾謹按門閒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閒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閒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樾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殥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殥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本作無通藪名也蓋無通是藪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藪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藪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
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
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
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
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
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
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
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櫆謹按下文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秏土人

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脃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即脃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脃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脃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辯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末僂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僂者謂其脊句僂

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是汶水有二一入濰一入泲泲即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雜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塙指漢書地理志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今原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弗其二字疑即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似

窔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窔者生於庶人兩窔字皆胈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腠胝無胈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胈鼃膚皮也然則凡胈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以胈言猶鳥獸魚鼈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𥥛矣管子侈靡篇有𦢊字卽竄字之誤墨子備城門篇有膭字卽竇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𦢊爲膭與此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𥥛生海人不相應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𥥛生海人𥥛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

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窫生海人窫下亦必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早字卽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主池澤官益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禍字之誤也禍之與禱猶啁之與嚋說文分禱禍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周刂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周刂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禍其左旁乃周字蓋叚周爲禍而右旁又作刀翁氏

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祠眉壽萬年卽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彤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官篇作春行夏政閹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闇與奄通因脫闇字而寫者以泄字稱之殊非其義高注曰氣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爲緈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緈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緈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緈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樾謹按移之言迻也說文辵部迻遷行也移亦作迻

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迻搖動也

是其證也匡與軭通說文車部軭車戾也考工記輪

雖敝不匡匡即軭字不移亦言不衺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冥〉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増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𤲞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擊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葢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惀欲知之貌論與惀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䌰

樾謹按䌰當讀爲緶說文糸部緶交枲也段氏玉裁曰謂以枲二股交辮之也交絲爲辮交枲爲緶此云左右若緶言如枲之交辮也左右若緶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東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隨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徵不聽其樂

樾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用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爲得之叚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樾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

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

樾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瀇瀁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瀷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精神

樾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罔故惘與惟相似而誤也惘像即罔象也文選思元賦儵汨瀰戾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澒濛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為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樾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即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樾謹按熏當爲動動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動而言之則勞亦動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燻而不息葢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樾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衞宏古文官書曰㝵得二字同體㝵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眞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眞人之所游本作是眞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眞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眞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眞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眞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俯竄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與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本互易故以傴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 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此矣說文水部洩行流也是洩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洩而便於物洩亦行也

元元至碭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為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菑榛穢聚埒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菑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菑榛穢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云芟野菼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菑榛穢故芟野菼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榱檐榱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淩言榱檐榱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淩於曲阿也淩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芰荷遂改淩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

於天地與一世而偃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删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為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删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烝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遠即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為一同即以萬殊為一同也彼云烝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即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杒總俗作

總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鷙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風鷙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

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

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

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

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

疇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

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

字也俗書撩字作焚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改撩爲燎矣廣詁釋詁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用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撩聚即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減怒水也減既爲怒水何以又云怒

瀨乎高說非也減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窾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減猶風逆謂之窾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籥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尙未有干鏚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

淺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尙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葢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卽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

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
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巳誤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
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
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
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
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
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栞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即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

謂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稞爲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衞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蕢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旣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甯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長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衆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
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
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
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為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
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
上令即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為正與非上使不
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
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盡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悳及當作艮皆以形似而誤悳者惪之古文與德字通艮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艮而傳寫多誤爲及尚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艮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悳不能艮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即本正文因悳誤作克艮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辭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眞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竝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叚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我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我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矢劒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此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我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何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 齊俗

繼謙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爲緩緩者縵之叚字也說文糸部縵繒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縵不舉韋注曰縵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故曰其衣縵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縵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譊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縵也後人不知緩爲縵之叚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逵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倮猶袒倮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繡

樾謹按絹當爲羂漢書司馬相如傳羂要褭師古注曰羂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羂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常故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

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即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